

冰心全集

冰心女士著



新新書局刊行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八月一日印刷

冰心全集 全一冊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九月一日發行

定價大洋二元壹角

上海東馬路一五ノ三

著作人 冰 心 女 士

上海四馬路八七

發行人 新 新 書 局

上海四馬路八七

發行所 新 新 書 局



分銷處 各地大書局

冰心女士全集目次

沙穠雜記	一——一七
書信第一	一八——一九
書信第二	二〇——二二
書信第三	二三——二五
書信第四	二六——二七
書信第五	二八——二九
書信第六	三〇——三一
書信第七	三二——三五
書信第八	三六——三九
書信第九	四〇——五〇

書信第十·····	五一——五七
書信第十一·····	五八——六四
書信第十二·····	六五——六八
書信第十三·····	六九——七五
書信第十四·····	七六——八一
書信第十五·····	八二——八六
書信第十六·····	八七——九二
書信第十七·····	九三——九四
悟·····	九五——一二四
英士夫國·····	一二五——一三八
一個慈誠的兵丁·····	一三九——一四一
一個軍官的筆記·····	一四二——一四六

姑姑·····	一四七——一五四
劇後·····	一五五——一五九
鄉愁·····	一六〇——一六二
紙船·····	一六三——一六四
惆悵·····	一六五——一九九
到青龍橋去·····	二〇〇——二〇五
夢·····	二〇六——二〇八
兩個家庭·····	二〇九——二一九
愛的實現·····	二二〇——二二四
別後·····	二二五——二四一
一篇小說的結局·····	二四二——二四五
莊鴻的姊姊·····	二四六——二五二

可憐的鄉女……………一五三——二六三

往事……………二六四——二九七

新詩……………二九九——三二〇

沙穰雜記

——遙寄小朋友——

大夫說是養病，我自己說是休息，只覺得在拘管而又浪漫的禁令下，過了半年多。這半年中有許多在童心中可驚可笑的事，不足爲太人道。只盼他們看到這幾篇的時候，唇角下垂，鄙夷的一笑，隨手的扔下。而有兩三個孩子，拾起這一張紙，漸漸的感起興味，看完又彼此嘻笑，講說，傳遞，我就已經有說不出的喜歡！本來我這兩天有無限的無聊。天下許多事都沒有道理，比如今天早起那樣的烈日，我出去散步的時候，熱得頭昏。此時近午，却又陰雲密布，大風狂起。廊下獨坐，除了胡寫，還有什麼事可作呢？

六，二十三，一九二四，沙穰。

（一）我怯弱的心靈

我小的時候，也和別的孩子一樣，非常的小胆。大人們又愛逗我，我的小弟說什麼聊齋，什麼夜談隨錄，都是些僵屍，白面的女鬼等等。在他還說着的時候，我就不自然的惴惴的四顧，塞坐在大人中間故意約咳嗽。睡覺的時候，看着帳門外，似乎出其不意的也許伸進一隻鬼手來。我只這樣想着，便用被將自己的頭蒙得嚴嚴地，結果是睡得週身是汗！

十三四歲以後，什麼都不怕了。在山上獨自中夜走過叢塚，風吹草動，我只回頭凝視。滿立着猙獰的神像的大殿，也敢在陰暗中小立。母親屢屢說我胆大，因為她像我這般年紀的時候，還是怯弱的很。

我白日裡的心，總是很寧靜。很堅強，不怕那些看不見的鬼怪。只是近來常常在夢中。或是在將醒未醒之頃，一陣悚然，從前所怕的牛頭馬面，都積壓了來，都聚圍了來。我呼喚不出，祇覺得怕的很，手足都麻木，靈魂似乎蜷曲着。掙扎到醒來，祇見滿山的青松，一天的明月，灑然自笑。——這樣怯弱的夢。十年來已經不做了。做這夢時，又有此悲哀！童年的事都是有趣的，怯弱的心情，有時也極其可愛。

（二）埋存與發掘

病中的生活，是沒有人理的，只要不誤了三餐和試驗體溫的時間，你愛做什麼就做什麼。醫生和看護

都不來拘管你，正是童心乘時再現的時候，從前的愛好。都拿來重溫一遍。

美國不是我的國。沙穰不是我的家，偶以病因緣，在這裏遊戲半年，離此後也許此生不再來。不留些紀念，覺得有點過意不去，於是我幾乎每日做埋存與發掘的事。

我小的時候，最愛做這些事，墨魚脊骨雕成的小船，五色紙黏成的小人等等，無論什麼東西，玩罷了就埋起來。樹葉上寫上字，掩在土裏。石頭上刻上字，投在水裏。想起來時就去發掘看看，想不起來，也就讓他悄悄的永久埋存在那裏。

病中不必裝大人，自然不妨重做小孩子！遊山多半是獨行。於是隨時隨地留下許多紀念，名片，西湖風景畫。用過的紗巾等等，幾乎滿山中星羅棋布。經過芍藥花下，流泉邊，山亭裏，都使我微笑，這其中都有我的手澤！興之所至，又往往去掘開看看。

有時倘遇見人，我便扎煞着泥污的手。不好意思的站了起來，本來這些事很難解說。人家問時，說又不好，不說又不好，迫不得已祇有一笑。因此女伴們更喜歡追問，我祇有躲著她們。

那一次一位舊朋友來，她笑說我近來更孩子氣。更愛臉紅了。童心的再現。有時使我不好意思是真的半年的休養，自然血氣旺盛，臉紅那有什麼愛不愛的可言呢？

去冬多有風雪。風雪的時候，便都坐在廣廳裏，大家隨便談笑，開話匣子，彈琴，編絨織物等等，祇是消磨時間。

榮是希臘的女孩子，年紀比我小一點，我們常在一處玩。她以古國國民自居，拉我作伴，常常和美國的女孩子戲笑口角。

我不會彈琴，她不會唱。但悶來無事，也就走到琴邊胡鬧，翻來覆去的只是那幾個簡單的熟調子，於是大家都笑道，『趁早停了罷，這是什麼音樂？』她傲然的叉手站在琴旁說，『你們懂得什麼：這是東西兩古國，合奏的古樂，你們那裏配領略！』琴聲仍舊不斷，歌聲愈高，別人的對話，都不相聞。於是大家急了，將她的口掩住，推到屋角去，從後面連椅子連我，一齊拉開，屋裏已笑成一團！

最妙的是連『印第阿那的月』等等的美國調子，一經我們用過，以後無論何時，一聽得琴聲起，大家互相點頭笑說，『聽古國的樂啊！』

（四）雨雪時候的星辰

寒暑表降到冰點下十八度的時候，我們也是在廊下睡覺，每夜最熟識的就是天上的星辰了。也不過只是點點閃爍的光明。而相看慣了，偶然不見，也有些想望與無聊。

連夜雨雪，一點星光都看不見，荷和我擁衾對坐，在廊子的兩角，遙遙談話。

荷指着說，『你看維納司（Venus）升起了一！』我抬頭望時，却是山路轉折處的路燈，我怡然一笑，也指着對山的一星燈火說，『那邊是周彼得（Jupiter）呢！』

愈指愈多，松林中射來零亂的風燈。都成了滿天星宿。真的，雲光隙裏，看不出天空和山林的界限，將繁星當作繁星。簡直是抵得過。

一念至誠的將假作真，燈光似乎都從地上飄起，這幻成的星光，都不移動，不必半夜夢醒時，再去追尋他們的位置。

於是雨雪寂寞之後，也有了慰安了！

（五）她得了刑罰了

休息的時間，是萬事不許作的。每天午後的這兩點鐘，乏倦時覺得需要，睡不着的時候，覺得白天強臥在床上，真是無聊。

我常常偷着帶書在床上看，等到看護婦來巡視的時候。就趕緊將書壓在枕頭底下，閉目裝睡。——我無論如何淘氣，也不敢大犯規矩，只到看書為止，而壁這個女孩子，往往悄悄的起來，抱膝坐在床上，逗引着別人談笑。

這一天她又坐起來，看看無人，便指手畫腳的學起醫生來，大家正臥着看着她笑，看護婦已遠遠的來

了，她的床正對着甬道，臥下已來不及，只得仍舊皺眉的坐着。

看護婦走到廊上，我們都默然，不敢言語。她問璧說，『你怎麼不躺下。』璧笑說『我胃不好。不住的打呃，躺下就難受。』看護婦道，『你今天飯吃得怎樣？』璧惴惴的忍笑的說『還好！』看護婦沉吟了一會便走出去。璧回首看看我們，抱頭笑說，『你們等着，這一下子我完了！』

果然看見看護婦端着一杯藥進來，杯中泡泡作聲。璧只得接過，皺眉四顧，我們都用氈子蒙着臉，暗暗的笑得喘不過氣來。

看護婦看着她一口氣喝完了。才又慢慢的出去。璧頹然的兩手捧着胸口臥了下去，似哭似笑的說『天呵！好酸！』

他以後不再胡說了，無病吃藥是怎樣難堪的事。大家談起，都快意，拍手笑說，『她得了刑罰了！』

(六) Eskimo

沙穰的小朋友替我上的 Eskimo 的徽號。是我所喜愛的，覺得比以前的別的稱呼都有趣！

Eskimo 是北美森林中的蠻族，黑髮披裘，以雪爲屋，過的是冰天雪地的漁獵生涯，我那能像他們那樣的勇敢？

只因去冬風雪無阻的在林中遊戲行走，林下水湖，正是沙穰村中小朋友的溜冰處，我經過，雖然我們

屢次相逢，却沒有說話，我只覺得他們往往的停了遊走，注視着我，互相耳語。

以後醫生的甥女告訴我，沙穰的孩子傳說林中來了一個 Eskimo，問他們是怎樣說法，他們以黑髮披裘爲證。醫生告訴他們說不是 Eskimo 是院中一個養病的人，他們才不再傳說了。

假如我是真的 Eskimo 呢，我的思想至少要簡單了好些，這是第一件可羨的事，曾看過一本書上說，『近代人五分鐘的思想，證原始人或野蠻人想一年的。』人類在生理上，五十萬年來沒有進步，而勞心勞力的事，一年一年的增加，這是疾病源泉，人生的不幸！

我願終身在森林之中，我足踏枯枝，我靜聽樹葉微語。清風從林外吹來，帶着松林的香氣。白茫茫的雪，除我外沒有行人。我所見所聞，不出青松白雪之外，我就似可滿意了！

出院之期不遠，女伴戲對我說，『出去到了車水馬龍的波司頓街上，千萬不要顛倒，這半年的閉居，足可使你成個痴子！』

不必說，我自己驚悚，一回到健康道上，世事已接踵而來……我倒願做 Eskimo 呢，黑髮披裘，只是外面的事。

(七) 說幾句愛海的孩氣話

白髮的老醫生對我說，『可喜你已太好了，城市與你不宜，今夏海濱之行，也是取銷了爲妙。』

這句話如同平地起了一個焦雷！

學問未必都在書本上，紐約康橋芝加哥這些人煙稠密的地方，終身不去也沒什麼，只是說不許我到海邊去，這却太使我傷心了。

我抬頭張目的說，『不，你沒有阻止我到海邊去的意思！』

他笑道，『是的，我不願意你到海邊去，太潮濕了，於你新愈的身體沒有好處。』

我們爭執了半點鐘，至終他說，『那麼你去一個禮拜罷！』他又笑說，『其實秋後的湖上，也殼你玩的了！』

我愛慰冰，無非也是海的關係，若完全的叫湖光代替了海色，我似乎不大甘心。

可憐，沙穰的六個多月，除了小小的流泉外，連慰冰都看不見！山也是可愛的，但和海比，的確比不起，我有我的理由！

人常常說『海闊天空』，祇有在海上的時候，才覺得天空闊遠到了盡量處，在山上的時候，走到巖壁中間，有時只見一線天光。卽或是到了山頂，而因着天末是山，天與地的界線便起伏不平，不如水平線的齊整。

海是藍色灰色的，山是黃色綠色的。拿顏色來比，山也比海不過。藍色灰色含着莊嚴淡遠的意味，黃

色綠色却未免淺顯小氣一些，固然我們常以黃色爲至尊，皇帝的龍袍是黃色的，但皇帝稱爲『天子』，天比皇帝還尊貴，而天却是藍色的。

海是動的，山是靜的，海是活潑的，山是呆板的。晝長人靜的時候，天氣又熱，凝神望着青山，一片黑鬱鬱的連綿不動，如同病牛一般。而海呢，你看她沒有一刻靜止！從天邊微波瀾瀾的直捲到岸邊，觸着崖石，更欣然的濺躍了起來，開了燦然萬朵的銀花！

四圍是大海，與四圍是亂山，兩者相較，是如何滋味，看古詩便可知道，比如說海上山上看月出。古詩說，『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細細咀嚼，這兩句形容亂山，形容得極好，而光景何等臃腫，崎嶇，低冷，讀了不使人生快感。而『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也是月出，光景却何等嫵媚，遙遠，璀璨！

原也是的，海上沒有紅，白，紫，黃的野花，沒有藍雀，紅襟，等等美麗的小鳥。然而野花到秋冬之間，便都萎謝，反予人以凋落的淒涼。海上的朝霞晚霞。東方一片大海，天上水裏反映到不止紅白紫黃這幾個顏色，這一片花。却是四時不斷的。說到飛鳥。藍雀，紅襟自然也可愛，而海上的沙鷗，白胸翠羽。輕盈的飄浮在浪花之上，『凌波微步，羅襪生塵』。看見藍雀，紅襟，只使我聯想到『山禽自喚名』，而見海鷗，却使我聯想到千古頌讚美人，頌讚到絕頂的句子，是『婉若游龍，翩若驚鴻！』

在海上又使人有透視的能力，這句話天然是真的！你倚欄俯視，你不由自主的要想起這萬頃碧波玻璃之下有什麼明珠，什麼珊瑚。什麼龍女。什麼蛟紗。在山上呢，很少使人想到山石黃泉以下，有什麼金銀銅鐵。因為海水透明，天然的有引人們思想往海裏去的趨向。

簡直越說越沒有完了，總而言之，統而言之，我以為海比山強得多。說句極端的話，假如我犯了天條，賜我自殺，我也願投海，不願墜崖！

爭論真有意思！我對於山和海的批評，小朋友們愈和我辯駁愈好。『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這樣世界上才有個不同和變換。假如世界上的人都是一樣的臉，我必不願見人，假如天下人都是一樣的嗜好穿衣服的顏色式樣都是一般的，則世界成了一個大學校，男女老幼都穿一樣的制服，想至此不但好笑，而且無味！再一說。如大家都愛海呢，大家都搬到海上去，我又不得清靜了！

（八）他們說我幸運

山做了圍牆，草場成了庭院，這一帶山林是我遊戲的地方。早晨朝露還顆顆閃爍的時候，我就出去奔走，鞋襪往往都被露水淋濕了。黃昏睡起，短裙捲袖，微風吹衣，晚霞中我又游雲似的在山路上徘徊。

固然的，如詞中所說，『落日解鞍芳草岸，花無人戴，酒無人勸，醉也無人管！』不是什麼好滋味；

而『無人管』的情景，有時却真難得。你要以山中躑躅的態度，移在別處。可就不行。在學校中，在城市裏，是不容你有行雲流水的神意的，只因管你的人太多了！

我們樓後的兒童院，那天早晨我去參觀了。正值院裏的小朋友們在上課，有的在默寫生字，有的在做算學。大家都有點事牽住精神，而忙中偷閒，還暗地傳遞小紙條，偷說偷玩，小手小腳，沒有安靜的時候，這些孩子我都認得，因他們在上課，我只在後面悄悄的坐着，不敢和他們談話。

不見黑板六個月了，這倒不覺得怎樣。只是看見教員桌上那個又大又圓的球儀，滿屋裏矮小的桌子，椅子，字跡很大的捲角的書：頓時將我喚回到十五年前去，而黑板上寫着的。

$$\begin{array}{r} 35 \\ -15 \\ \hline 20 \end{array} \quad \begin{array}{r} 21 \\ +10 \\ \hline 31 \end{array} \quad \begin{array}{r} 18 \\ -9 \\ \hline 9 \end{array} \quad \begin{array}{r} 64 \\ \times 69 \\ \hline \end{array}$$

算式。以及站在黑板前扶頭思索，將粉筆在手掌上亂畫的小朋友，我看着更覺得有一種說不出的悵惘，窗外日影徐移，雖不是我在上課，而我呆呆的看着壁上的大鐘，竟有急盼放學的思想。

放學了，我正和教員談話，小朋友們圍攔來將我拉開了。保羅笑問我說，『你們那樓裏也有功課麼？』我說：『沒有，我們天天只是玩！』彼得笑數道，『你真是幸運！』

他們也是休養着，却每天仍有四點鐘的功課。我出遊的工夫，只在一定的時間裏，才能見着他們。